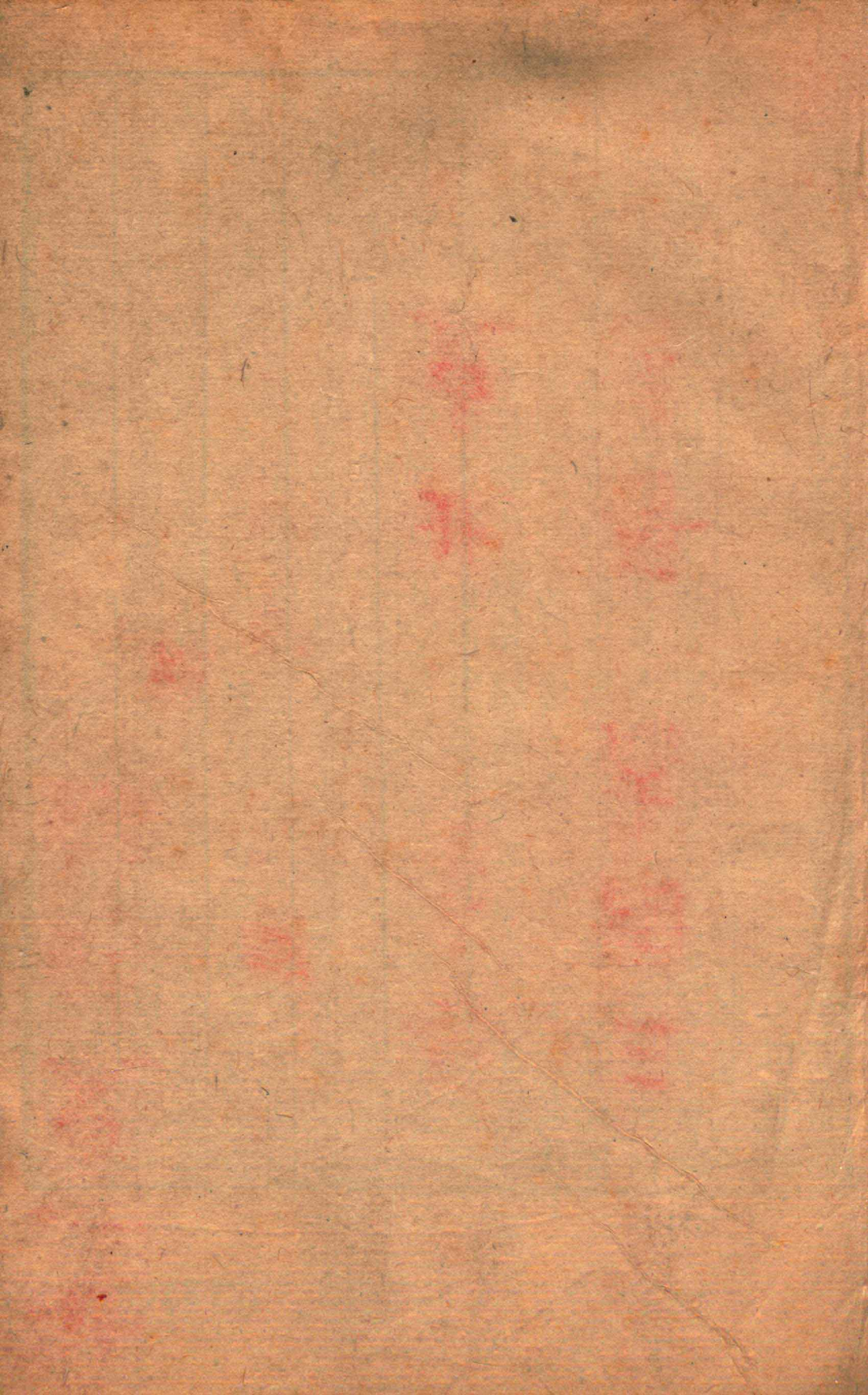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廿一史約編
石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 述

徐秋萼 蘭仲

楊 寅 秉人

烏程 沈一揆 存田

較閱

戴 鋌 汝器

編次

歸安 沈愷 曾樂存

男惟翰 恃何

史記全目 正史 諸史多記本朝人物惟史記半載古人故獨加小註其有不註者漢人也

本紀十二

五帝

夏

殷

周

秦

秦始皇

項羽

漢高祖

呂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表十

三代世表

起黃帝迄周之
共和共三十世

十二諸侯年表

魯齊魏秦楚宋衛蔡曹鄭燕陳不
數吳者尊中國又霸在後故也起

周宣王元年盡周敬王四十
十三年共四百四十四年

六國年表

魏韓趙楚燕齊起周元王元年
盡秦二世三年共百五十一年

秦楚之際月表

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參錯變易
不可以年紀故以月紀起秦二世

元年七月盡
漢五年十月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侯年表

景惠間侯年表

建元以來侯年表

建元以來王子侯年表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書八

禮

樂

律

曆

天官

封禪

此書兼言祭祀而以封禪名者從其大也

河渠

平準

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專司會計

世家三十

吳

齊

魯

燕

管

叔鮮 蔡叔度 曹

陳杞

衛

宋

絳侯

周勃

梁孝王

武帝子

五宗

景帝子凡十三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之宗

三王

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皆武帝子

列傳七十

伯夷

名元字公信

叔齊

名致字公達殷孤竹君二子

管

仲事齊桓公

晏

嬰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老子

李耳楚人與孔子同時

莊子

周蒙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申不害鄭之賤臣

韓

非韓之諸公子與李斯俱事荀卿

司馬穰苴

田完之裔齊景公時為大司馬

孫子

武齊人為吳闔廬將

吳起

衛人事魏文侯武侯為西河守後為楚相

伍子胥

員楚人吳王夫差

仲尼弟子

顏回字子淵

曾參字子輿今按祀典與孔伋孟軻配享孔廟曰復聖顏子宗

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閔損

宰予字子我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冉

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言偃字子

游卜商字子夏顓孫師字子張皆

從祀孔廟澹臺滅明字子羽宓不

齊字子賤原憲字子思公冶長字

子長南宮适字子容高柴字子羔

漆雕開字子若樊須字子遲司

馬耕字子牛公西赤字子華有若

字子若琴張一名牢字子開申棖

字子續陳元字子禽巫馬施字子

字子續陳元字子禽巫馬施字子

期 梁鱸字叔魚 公哲哀字季次

商瞿字子木 冉孺字子魚 顏辛字

子柳 伯虔字子楷 曹邨字子循

冉季字子產 公孫龍字子石 漆雕

哆字子歛 秦商字子不 漆雕徒父

字子文 顏高字子驕 商澤字子秀

穰駟赤字子徒 任不齊字子選

石作蜀字子明 公良孺字子正 公

夏首字子乘 公肩定字子中 后處

字里之 鄒單字子家 奚容箴字子

皆 罕父黑字子素 顏祖字子襄

榮旂字子祺 秦祖字子南 左人郢

字子行 句井疆字子孟 鄭國字子

徒 公祖句茲字子之 原亢字子抗

縣成字子橫 廉潔字子庸 燕伋

字子思 叔仲會字子期 顏之僕字

子叔 邾莒字子歛 樂欬字子聲

公西輿如字子上 狄黑字哲之 孔

忠字子茂 公西箴字子尚 步叔乘

字子車 施之常字子恒 秦非字子

之 顏喲字子聲 皆從祀兩廡 顏無

籛字路回父 曾黯字皙 參父與孔子

子鯉 孟子父激 公

宜配享啓聖公

商君 鞅衛之庶公子

相秦封商君

蘇秦 見前編

見前編 陳軫

張儀 見前編 陳軫

公孫衍附

樗里子 疾秦惠

王弟

甘茂 相秦武王孫羅年十

二為始皇上卿

穰侯 魏冉秦昭王母宣太

后弟相秦封穰侯

白起 秦昭王將 封王翦 事始皇殺項燕

孟子荀卿 趙人為齊襄王祭酒

孟嘗君 田文齊宣王庶弟嗣父封薛公相潛王尋

文文卒謚

平原君 趙勝趙之諸公子相惠 虞卿 為趙上卿故號虞卿

魏公子 無忌安釐王異

春申君 黃歇楚人相考

范睢蔡澤 俱秦昭王相

樂毅 燕昭王將

封昌國君

廉頗蔣相如俱事趙惠文王為上卿李牧趙奢附

田單齊疎屬襄王時封安平君

魯仲連齊人與平原君同時鄒陽

屈原平楚同姓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嫉之被遷自投汨羅江死賈生誼

呂不韋相秦始皇稱仲父嫪毐事發徙于蜀飲酖而死

刺客曹沫魯人劫齊桓公專諸吳人為公子光刺殺吳王僚豫讓晉人為智伯報仇刺趙襄子聶政

荆軻見前編

李斯相秦始皇

蒙恬將秦

張耳、陳餘、

魏豹、彭越、

黥布

淮陰侯、韓信

韓王信、盧綰、陳豨、

田儵

樊噲、酈商、滕嬰、灌嬰、

張丞相、倉申屠嘉、韋賢、魏相、酈

吉、黃霸、韋元成、匡衡、附

酈生、食陸賈、平原君

其朱建、附

傅寬、靳歙、蒯成、侯周、繆

劉敬、叔孫通

季布、欒布

袁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君、石奮、張叔、歐

衛綰、直不疑、周仁、附

田叔

扁鵲、秦越人

與趙簡子同時

倉公、淳于意

漢太倉長

吳王濞

高祖兄仲子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

皆外戚，灌夫附

韓長孺、安國

李將軍廣

匈奴

衛將軍青、驃騎將軍霍去病

公孫賀、李息、公孫敖、李沮、張次公、蘇建、趙

信、張騫、趙食其、曹襄、韓說、郭昌、荀彘、俱衛將軍下，已為將軍。路博德、趙破奴、驃騎下將軍。

平津侯公孫弘、主父偃

東越

閩越王無諸、東海王搖

朝鮮

西南夸

司馬相如

淮南厲王長

高祖少子
子安嗣封

衡山王賜

厲王子

循吏

孫叔敖楚莊王令尹
儀休魯公相

石奢楚昭王相
子產鄭簡公相

李離晉公

文公之理

汲黯鄭當時

儒林

申公培

田何胡毋生

韓生嬰

伏生勝

高

酷吏

郅都

王溫舒

楊僕

趙禹

張湯

杜周

大宛

大月氏

奄蔡

大夏

烏桓

康居

康居

全目

八

石

游俠

魯朱家

楚田仲

王益

佞幸

籍孺

閔孺

鄧通

趙同

北宮伯子

韓王孫媽

李延年

滑稽

淳于髡

齊威王時人

優孟

楚莊王時

樂人

優旃秦始皇時

倡侏僂

郭舍人

東方

朔東郭先生

王生

西門豹

以上

五人

日者

司馬季主

楮先生補入

龜策

貨殖

自序

前漢書全目

正史

帝紀十二

高祖

惠帝

高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表八

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漢
王子侯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

分聖人仁人智人愚人而以上中下九等別之識者謂其乖名亂體謬實甚焉

本志十

律曆

禮樂

刑法

食貨

郊祀

天文

五行

地理

溝洫

執文

列傳七十

陳勝、項籍、

張耳、陳餘、

魏豹、田儋、韓王信、

韓信、彭越、英布、盧縮、吳芮、

荆燕二王

楚元王

孫辟疆、辟疆子德、
德子向、向子歆

季布、樂布、田叔、

高帝五王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蕭何曹參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子亞夫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周緤

張倉周昌趙堯任敖申屠嘉

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叔孫通

淮南王長

子衡山王賜 濟北王勃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萬石君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敖

文三王 梁孝王武 梁懷王揖

代孝王參

賈誼

袁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

賈山、鄒陽、枚乘 子路温舒

竇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景帝十三王 臨江閔王榮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闕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山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

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清

漢

李廣孫陵蘇建子武

衛青霍去病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弘卜式兒寬

張湯子安世

杜周子延年孫緩緩弟欽緩子業

張騫李廣利

司馬遷

武帝五子

戾太子

齊懷王閔

燕刺王旦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諱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終軍、王

褒、賈捐之、

東方朔

公孫賀

子敬

劉屈氂、車千秋

本姓田

王訢、楊敞

子蔡

義、陳萬年

子鄭弘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

霍光、金日磾

子安

趙充國、辛慶忌、

傅介子、常惠、鄒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雋不疑、疏廣、

兄子受

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王吉、貢禹、龔勝、龔舍、鮑宣、

韋賢、

子元成

魏相、丙吉、

眭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蓋饒寬、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毋將隆、何並、

蕭望之、子育、咸、由、

馮奉世

子野王
逵立參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中山哀王竟
楚孝王躡
東平思王
定陶共王康
中

山孝
王興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王商、史丹、傅喜

薛宣、朱博

翟方進

子宣
義

谷永、杜鄴

何武、王嘉、師丹

楊雄

儒林

楊何

丁寬

施讐

孟喜

梁丘賀

京

房

費直

高相

歐陽生

林尊

夏侯

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王式

后

蒼

趙子

毛公

孟卿

嚴彭祖

顏安

樂

瑕丘江公

房鳳

見史記者不錄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循吏

龔遂

召信臣

酷吏

尹齊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見史記者不錄

貨殖

子貢

白圭

猗頓

烏氏靡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羅裒

宛孔氏

丙氏

刁開

師史

宜曲任氏

游俠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陟

佞幸 趙談 石顯 淳于長
董賢見史記者不錄

匈奴

西南夸兩粵朝鮮

西域 且未 小宛 精絕 戎盧 扞盧 渠勒
于闐 皮山 烏秣 西夜 蒲犁 罽

賓 大月氏 康居 大宛 莎車 烏孫
龜茲 渠犂 車師 依耐 無雷 難

兜 烏弋山離 安息 桃槐 捐毒 疏
勒 尉頭 姑墨 溫宿 尉犁 危須

焉耆 烏貪訾離 界陸 郁立 師 單
栢 蒲類 西且彌 東且彌 劫 狐胡

山

外戚 高祖呂后 薄姬 孝惠張后 孝文竇后
孝景薄后 王后 孝武陳后 李夫人

鈞弋趙婕妤 衛太子史良娣 史皇孫

王夫人 孝宣許后 霍后 孝元王后

孝成許后 班婕妤 趙后 定陶丁姬

孝哀傳后 孝元馮昭儀 中山衛姬 孝

平王

后

元后 元帝后王

莽之姑

王莽

叙傳

後漢書全目 正史

帝紀十

光武帝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皇后

光武 郭后 光烈 陰后 明德 馬后 援 小女

章德 竇后 融 曾孫 和帝 陰后 識 曾孫

和熹 鄧后 禹 孫 安思 閻后 順烈 梁后

孝崇 匱后 桓帝 懿 獻 梁后 孝桓 鄧后

桓思 竇后 孝仁 董后 孝靈 宋后

獻 穆 曹后 操 中女

志三十

律歷

三

禮儀

三

祭祀 三

天文 三

五行 六

郡國 五

百官 五

輿服 二

劉傳八十

劉元、劉盆子

王昌、劉承、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隗囂、公孫述

宗室

齊武王縝子北海靖王興、趙孝王良、城陽恭王祉、泗水王欽、安城孝侯賜、成

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李通王常鄧晨來歙曾孫

鄧禹子訓寇恂曾孫

馮異岑彭賈復

吳漢陳俊蓋延臧宮

耿弇弟國國子秉夔國翁子恭

姚期王霸祭遵從弟

任光子李忠萬修邳彤劉植耿純

朱祐景丹王梁杜茂馬成劉隆傅俊堅鐔馬武

竇融弟子固曾孫憲元孫章

馬援

子廖防兄弟
嚴族孫稜

卓茂魯恭

弟

魏霸劉寬

伏湛

子隆

侯霸宋弘蔡茂

郭賀

馮勤趙熹牟融韋彪

宣秉張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吳良承宮鄒均趙

典

兄子
謙溫

桓譚馮衍

子豹

申屠剛鮑永

子昱

鄧暉

子壽

蘇竟楊厚

郎顛襄楷

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王堂蘇章

族孫

牟續賈

琮陸康

樊宏

子儵族孫準

陰識

弟興

朱浮馮魴虞延鄭弘周章

梁統

子松竦曾孫商元孫冀

張純

子奮曹褒鄭元

鄭興

子衆范升陳元賈逵張霸

子楷楷子陵陵弟元

桓榮

子郁孫焉曾孫鸞元孫典彬

丁鴻

張宗法雄滕撫馮緄度尙楊璇

漢

劉平

王望
王扶

趙孝淳于恭江革劉般

子愷

周磐

蔡順

趙咨

班彪

子固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宋均

族子意

寒朗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疆
濟南安王康

沛獻王輔
東平憲王蒼子任城孝

楚王英

王尚
臨淮懷公衡
阜陵質王延
中山簡王焉

廣陵思王荆
瑯琊孝

王京

朱暉

孫穆

樂恢何敞

鄧彪

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袁安

子敞元孫闕

張酺韓稜周榮

孫景

郭躬弟子 陳寵忠子

班超少子 梁愷何熙

楊終、李法、翟酺、應奉子劭、霍諝、爰延、徐璆

王充、王符、仲長統

明帝八王：千乘哀王、建寧王、陳敬王、羨、彭城靖王、恭、樂城靖王、黨、下邳惠王、衍、梁

節王、暢、淮陽頃王、駟、濟陰悼王、長

李恂、陳禪、龐參、陳龜、橋元

崔駟子瑗、孫實

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

漢

楊震

子秉孫賜曾孫彪元孫修

章帝七王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懷王勝和帝子

張皓

子綱王龔 子暢種嵩 子岱拂陳球

杜根

欒巴劉陶李雲劉瑜 尹謝弼

虞翊

傅燮蓋勲臧洪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

周舉 子鯁黃瓊 孫婉

荀淑

子爽、孫悅、韓歆、鍾皓、陳實、子紀

李固

子杜喬

吳祐、延薦、史弼、盧植、趙岐

皇甫規、張奐、段熲

陳蕃、王允

黨錮

劉淑、李膺、杜密、劉祐、魏朗、夏馥、
巴肅、宗慈、范滂、尹勳、蔡衍、牟

陟、張儉、岑暉、陳翔、孔昱、范康、
檀敷、劉儒、賈彪、何顓

黨錮

郭太、左原、孟敏、庾乘、賈淑、史叔賓、
黃允、謝甄、王柔、符融、許劭

黨錮

竇武、何進

黨錮

鄭太荀彧

孔融

黨錮

皇甫嵩朱雋

董卓

劉虞、公孫瓚、陶謙

袁紹、劉表

劉焉、袁術、呂布

循吏

衛颯、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荆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覽、又

名香

童恢

酷吏

董宣、黃昌

樊曄、楊球

李章、王吉

周紆

宦者

鄭眾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張興 戴憑

儒林

劉昆 注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張馴 包咸

尹敏 周防 孔僖 楊綸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

撫 召馴 楊仁 趙暉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孫堪 鍾興 張元 李育

何休 甄宇 樓望 程曾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元 程曾 服虔

文苑

杜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

琦 邊韶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鄺炎 侯璟 高彪 張超 彌衡

獨行

譙元 李業 劉茂 溫序 彭修 索廬
放 周嘉 范式 李善 王忱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彤 陳重 雷義
陸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

范丹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

漢

上烈

方術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
夸吾 楊由 李南 李邨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

王華佗 徐登 費長房 薊子訓 劉

根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甘始 王真

王和平

逸民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冷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烈女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都妻 曹
世叔妻 樂牟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

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涓妻 劉長卿

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

叔先雄
董祀妻

東夸

夫餘 挹婁 高句驪 句驪
東沃沮 濊北 三韓 倭

南蠻

巴郡南部 西南夸 夜郎 滇 哀牢 邛都
板楯

西羌

無弋爰劍 滇良 東號子麻奴立
湟中月氏胡

西域

拘彌 于闐 西夜 子合 德若 條支
安息 大秦 大月氏 高附 天竺

東離 栗弋 嚴 奄蔡 莎車
疏勒 焉耆 移支 車師前後

烏桓鮮卑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潘美發彥微

臧夢錫荆南

同學

潘發英彥昭

費孔昭賓音

叅訂

史記

漢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為太史官嘗謂遷曰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聖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續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表本紀十二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一百三十篇草創未就會遭李陵之禍下遷腐刑既死後其書始出至宣帝時外孫楊惲祖述其意遂宣布焉漢褚少孫補之宋裴

駟解

之

漢書

漢班固字孟堅扶風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書無不窮究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告固私作國史者固繫獄弟超詣闕上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其書固自為郎後頗見親近乃上兩都賦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然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作賓戲以自通焉永元初竇憲北擊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所著漢書尙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凡一百卷唐顏師古注

漢高祖

姓劉名邦字季沛人父太公兄仲帝起于泗上亭長入關滅秦為漢王及滅楚即皇帝位

惠帝

名盈高祖次子呂后名雉高祖后少帝後少帝俱他人子

文帝

名恒高祖五子

景帝

名啓文帝長子

武帝 名徹景 帝十子

昭帝 名弗陵 帝六子

昌邑王名賀 武帝孫 昌邑哀王子

宣帝 名詢 武帝孫 戾太子孫

元帝 名奭 宣帝長子

成帝 名驚 元帝長子

哀帝 名欣 元帝庶孫 定陶共王子

平帝 名衡 元帝庶孫 中山王箕子

孺子嬰 宣帝元孫 廣威侯勳子

附王莽 孝元后姪

淮陽王名元春 陵戴侯曾孫

後漢書

宋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善為文章元嘉初以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

著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自謂體大而思精後為太子詹事與孔熙先謀反被收在獄為詩曰雖無嵇

生琴庶同夏侯色臨刑曄毋至市責曄曄色不恠妹及妓妾來別曄涕泣甥謝綜曰舅殊不及夏侯

色擘乃收淚擘著後漢書凡
一百二十卷唐太子李賢注

東光武帝 名秀字文叔景帝孫長沙定王之後祖回
漢光武帝 為鉅鹿郡尉父欽為甫頓令帝同兄續起

兵誅莽及滅赤眉即皇帝位
明帝 名莊光武四子

章帝 名烜明帝五子
和帝 名肇章帝四子

殤帝 名隆和帝少子
安帝 名祐章帝孫清河王慶子

北鄉侯名懿章帝孫
順帝 名保安帝太子

冲帝 名炳順帝太子
質帝 名續章帝元孫渤海孝王鴻子

桓帝 名志章帝曾孫
靈帝 名宏章帝元孫解都亭侯萇子

少帝 名辯靈帝太子
獻帝 名協靈帝次子

帶寬大長者

蕭何收圖籍

張良燒絕棧

道

借箸籌不可

者八

從赤松子遊

韓信木罌渡

軍

背水囊沙

項伯拔劍起

舞

樊噲擁盾入

衛

范增撞碎玉

斗

項羽思歸故

漢高祖 在位八年

漢高祖劉邦不階尺土五載成帝業所謂天授非人力

信然觀其自言決勝不如張良鎮撫不如蕭何戰攻不

如韓信真至當也楚漢爭鋒帝豈自料有天下哉帝有

天下蓋以能用三傑非若項羽不用范增當入關初約

法三章除秦苛政楚漢興亡其在斯乎迨彌留之際預

知繼相惟參安劉必勃慮事何深遠也惟分杯羹枕宦

臥寵戚姬輕士善罵蒞醢功臣使太公迎門呂后失德

皆不無遺議云

楚人沐猴而冠

陳平六出奇計

計

帝蹀躞洗足

見英布

四面楚歌

斬丁公

婁敬說都長

安

偽遊雲夢

沙中偶語

叔孫通起朝儀

儀

周昌期期不

奉詔

大風歌

商山四皓

帝問韓信能將幾何信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帝笑曰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帝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帝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何死誰代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驍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項羽欲烹太公帝曰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帝臥禁中羣臣莫敢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涕泣而諫帝即位踰年未正太上之號但五日一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帝大驚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帝悟詔尊為太上皇

○功臣謂韓信彭越呂后與審食其通

蕭何爲家不

治垣屋

後世賢師吾

儉

周昌稱病不

朝

曹參以齊獄

市爲奇

清淨寧一

漢惠帝

在位七年

漢惠帝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垂拱而天下晏然除挾書之律舉孝弟力田自迎趙王於霸上同起居飲食齊王入宮舉卮欲俱爲壽呂后不得行醜真賢主也高祖始欲廢之何哉爲呂后剛毅帝仁弱不足制也亡何而呂后果殺趙王如意斷戚姬手足有人彘之變帝觀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蓋不忍母之殘酷棄國家而不恤帝雖篤於小仁而實未知大義也。

季布廷折發

哈

樊噲面諷

救孫通請立
原廟

耐血
日食既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如意，迺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名趙王。王來未到，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扶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會。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暉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城居數日，名帝觀。帝見問，乃知戚夫人，遂大哭，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齊王來朝，帝與之燕飲，太后前，帝以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置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帝卮。齊王懼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乃從內史計，以城陽之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置酒齊邸，飲罷歸齊王。○帝崩，太后哭泣不能下，侍中張辟疆請拜諸呂為將，從之。乃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諸呂權由此起。

漢 呂后僭位八年
少帝後少帝

王陵守白馬

之盟

甯折廷爭

朱虛侯入宿衛

行八銖錢

呂后雉佐高祖定天下。諸大臣素所畏服。亦能矣哉。然其失德何多也。滅劉氏。王諸呂。私食其戮。戚姬無所不為。少帝後。少帝之立。后得主之。亦后得生殺之。代政八年。日食晝晦。始惡之曰。此為我也。雖有悔心之萌。安能免蒼犬之擗腋哉。獨恠王陵平勃輩。堂堂勲貴。媚事婦人。而不早為之所。直使劉氏諸孤殆盡。然後將相交驩。鋤去非種。取神器于呂氏之手。復還劉氏。則大臣之畏服高后。從可知矣。

行五分錢

朱昌曰所言
公公言之

江漢水溢

聖書見

呂台、呂產、呂祿、呂通等皆封為王，女弟須封為臨江侯。○呂后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撻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而殂。○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朱虛侯。○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謂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呂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兵。時太尉不得主兵，使酈寄給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悉捕諸呂，斬之。齊王灌嬰兵皆罷。

漢文帝 在位廿三年

薄太后夢龍
據腹而生帝

除收孥相坐
律

陳平對錢穀
之問

却千里馬

賈出至言
止輦受言

除誹謗妖言
法

漢文帝赦田租。詔養老。除肉刑。減笞背。可不謂父母斯
民者乎。露臺惜費百金。後宮衣不曳地。不敢輕靡天下
之財。遣將擊興居。辭禮誘南越。不敢輕用天下之兵。吳
王賜之几杖。張武愧以金錢。不敢輕拂天下之情。弄臣
戲殿上。丞相檄名而不拒。梁藩不下門。廷尉劾奏而不
嫌。中郎撤夫人之坐席而不罪。將軍遏天子之乘輿而
不怒。其恭儉寬仁。皆可為天下後世法。第廟汾陰。賜銅
山。詔短喪。微有可議者。

淮南王殺審

食其

造四銖錢

賈誼治安策

論積貯

尺布斗粟之

誼

晁錯智囊

請入粟拜爵

免罪

除秘祝

帝每飯未嘗

不在鉅鹿

黃龍見成紀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非常刑，逮繫長安，意無男，有女

五，將行，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

女緹縈自傷泣，請從，乃從。父至長安，上書訟父為吏

廉平，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天子憐之，詔除肉刑。

○濟北王興居反，遣柴武擊之。○南越王趙佗稱臣

奉貢。○吳王托病不朝，賜几杖。張武受賄遺覺，發御

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申屠嘉為相，入朝，嬖臣鄧

通在帝旁怠慢，嘉曰：「陛下誠受，則富貴之，毋以朝廷

瀆也。」罷朝，為檄召通，帝意通必困于嘉，急持節名通

因謝嘉曰：「此吾弄臣，幸釋之。」乃免。○梁王不下司馬

門，張釋之劾止之。○慎夫人與皇后同坐，袁盎却之

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妾主豈可同坐哉？」以

周亞夫為將軍，帝自勞軍，之細柳營，先驅不得入。○

方士新垣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于泗，而汾

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乎是，祀潛陽汾陰，後知詐

誅平。○賜鄧通，吳王濞以銅山，由是吳鄧錢布天下

○帝崩，遺詔天

下三日釋服

賜民田半租

三十稅一

晁錯違父教

本

田叔燒梁獄

駢空手來見

禁採黃金珠

注

賈滅管法

漢景帝

在位十六年

漢景帝嘗提博局殺吳世子寡恩之性自太子時已然。既即位。殘忍任數。詐力御下。七國之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而晁錯棄市。賜亞夫食。曰。鞅鞅非少主臣。而亞夫餓死。信讒用佞。屠戮功勳。則君臣之道缺。過愛梁王。空許傳位。則兄弟之好乖。無罪廢太子。和親遣公主。則父子之恩亡。薄后以失寵貶。栗姬以恚恨死。則夫婦之義薄。文景雖竝稱賢。而景不及文多矣。然史載其恭儉恤刑。粟紅貫朽。亦守文之主也已。

史記

七

右

謹治獄者務

先寬

諸疑獄者識

也

衛縮長者

直不疑長者

三月雨雪

地一月三動

日月皆赤

十二月雷日

如紫五星逆

行守太微月

賞天庭中

景帝

晁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七國從之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見帝曰為今之計獨誅錯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帝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遂殺錯○周亞夫數諫帝帝惡之召賜之食獨置大棗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帝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後以其子事連污亞夫下獄不食而死○梁孝王來朝帝與之宴曰萬歲後傳于王竇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王以此益驕○廢皇后薄氏立夫人王氏為后廢太子榮立膠東王徹初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嗾栗姬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為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耶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栗姬恚恨而死○遣公主嫁匈奴○郅都為中尉嚴酷行法不避貴戚號

曰蒼鷹

帝雄才大略

三策董仲舒

不冠不見汲黯

李廣飛將軍

衛青將相才

見寬課最

萬石君不言

而躬行

司馬相如詞

賦得幸

東方朔時

直諫

公孫弘賢良

策

至父偃善陰

陽人主意

勅置刺史

漢武帝

在位五十四年號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

漢武帝有志慕古興太學正郊祀行夏時表六經創年

號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而且董申趙汲李衛霍張文

武竝進可謂明於治道者也惜創制因心內侈宮室外

事甲兵喜封禪好神仙拜文成五利信桑孔張湯重斂

繁刑賣官贖罪弊政實多焉江充用而巫蠱起太子殺

而國本摧望思臺作悔心始萌罷候神之官布富民之

令事已無濟嗚呼恐女王為禍立子殺母人亦何樂乎

有子不仁哉為拓跋氏作備矣

行半兩錢

起栢梁臺

作承露盤

南書飯牛

白雲出封中

天旱意乾封

關東大俠郭

解伏誅

蘇武齧雪牧

叛

李陵降虜

堯母門

壹開三老上

書

圖周公圖賜

霍光

星如日夜出

風如血

董仲舒申公趙絳汲黯等以文事進李廣衛青霍去
 病張騫等以武事進○齊人少翁以方術拜文成將
 軍樂大亦方士拜五利將軍尙公主○東郭咸陽與
 桑弘羊孔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其法大抵出于張
 湯湯舞智御人汲黯罵曰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
 ○初神巫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之帝寢得
 夢而病使江充治巫蠱獄掘太子宮得木人甚多太
 子懼使客斬充走湖與衛后皆自殺○田千秋訟太
 子冤帝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帝曰
 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
 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
 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斥之帝曰鴻臚言是也于
 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封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殺鉤弋夫人趙氏帝問左右曰外人
 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帝曰然往古
 國家所以亂由子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
 不先去之也後魏道武將立其子亦殺其
 母劉貴人曰吾遠遵漢武爲長久計耳

傳不疑引經

斷獄

多所平反其
母喜笑異常

杜延年勸行
儉約

張安世志行

疏

漢昭帝

在位十三年號
始元元鳳元平

漢昭帝以童年能知霍光之忠與上官桀之詐非天資
明敏哉光之事帝惟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一旦變武帝
之行事謗即興焉或曰先人典章未循也或曰大將軍
自作威福天子其何賴帝稍信其言光之所為今日行
明日罷矣然能舉賢良問疾苦賑貸貧民種食復除田
租令弗出馬罷權酷官減戶口錢使虛耗之民漸有生
息上無改父之嫌下無居美之忌可謂難矣而享祚不
永惜哉

漢書

九

石

燕王且上官

桀等謀反皆

伏誅

祠鳳凰于東

海

傳介子誘殺

燔蘭

上官桀以霍光不納其孫女入官，惡之，詐為燕王上書，誣光罪。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帝問大將軍安在，詔入，光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有譖光者，帝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榷酤酒稅也。○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初武既徙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置酒設樂，說之。武曰：臣事君猶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效死于前。陵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因泣下沾襟。至是匈奴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漢使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帛書，言武所在。乃歸武。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泰山石立上林，僵柳自起，生符節，令眭弘上書言：當有一庶人為天子者。語聞，以妖言伏誅。未幾，而宣帝立，自民間。

宣帝詔求微

時故劍

通廣漢賢奸

孺伏如神

見事風生

路温舒上尚

德緩刑書

主褒作聖王

得賢臣頌

韓延壽閉閣

思過

置常平倉

漢昌邑王在位一月

宣帝

在位廿五年號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昌邑王立僅二十七日。遊戲無度。霍光不敢負社稷。奉

太后命。廢之而立宣帝。講論五經。信賞必罰。吏治民安。

人材稱盛矣。股肱稱美矣。畫功臣於麒麟閣上。惟霍光

不名。蓋為其功大耳。然則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何骨未

寒而族已赤哉。深知太子仁柔。則當裁奄寺之權。抑椒

房之勢。而乃任弘恭石顯。久居要地。使許延壽史高竝

列崇階。凡言事必勅其諄議。則是國家大事。非二者不

得與聞。其流尚可止耶。

趙充國

戰

丙吉問牛喘

盪寬饒以直

言死

霍氏之禍萌

于驢乘

朱邑治行第

一

張敞五日京

兆

嚴延年屠伯

鳳凰三集

求金馬碧雞

之

邑宣帝

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帝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丘名賀大夏侯名勝小夏侯名建穀梁名淑麒麟閣上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其他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霍光夫人顯及禹山等謀廢天子事覺族誅○龔遂守渤海躬率儉勤勸民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皆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畏服○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太傅疏廣少傅疏受同乞骸骨帝許之加賜黃金及歸賣金買酒與故舊為歡或勸廣以金為子孫立產業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

寶捐之議棄
珠崖

薛廣國諫從
橋

匡衡疏六戒

賈島明經著
節

漢元帝 在位十六年號初元永光建昭竟寧

漢元帝在東宮。多材藝。喜詩書。溫雅有古風。烈及親政。貧民賑焉。種食貸焉。宮館罷焉。數月間。善政迭書。率是而行。孝文亦不是過。然史高以外戚領尚書。恭顯以宦官典樞密。所用非人。天下事已不可與有為矣。主德不明。優柔不斷。牽制文義。羣小構讒。使蕭望之飲鴆。周堪疾瘖。張猛自殺。京房見誅。有善不能用。有惡不能去。無知人之識。乏明斷之才。以釀外戚宦官之禍。西漢之凌夷。決于帝已。

馮野王行能

第一

召信臣治行

第一八號名

交

主媼下賜單

子

甘陳矯制立

功

雌雞化雄雄

雞生角

隕石

元帝

蕭望之周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與劉更生金
 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
 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久典樞機望之
 建白以為中書政本不宜用宦官當罷之應古人不
 近刑人之義恭顯因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
 召致廷尉帝可其奏竟罷免然帝器重望之不已會
 望之子伋上書訟前事恭顯奏望之赦子上書失大
 臣體請逮捕帝乃召望之望之飲酖死○以周堪為
 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張猛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
 管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
 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于
 公車○京房精于易知數策事多奇中天子悅之然
 為石顯五鹿充宗所忌出為魏郡太守未幾石顯譖
 房誹謗天子遂棄市房先受易于焦延壽延壽嘗言
 得吾道以亾身者必京生也果然○石顯與僕射牟
 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善友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
 鹿客耶印何纍

纍緩若若耶

漢成帝

在位廿六年號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

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有穆穆天子之風第湛于

酒色委政王氏廢許后寵飛燕合德使諸舅日熾國勢

日衰天災地變史冊已不勝書帝不疑王氏此谷永杜

欽張禹蔽之也然其時直臣亦不少王章死獄劉輔鬼

薪梅福朱雲上書折檻劉向封事極言王與劉勢不並

立帝惟嘆息悲傷而已其何以弭災異安社稷耶帝素

無疾病晨起不能言推治起居合德自殺此禍水也滅

火必矣淖方成之言驗乎

薛宣身兼數

器

班伯諫言

劉向進洪範
五行傳論

劉向進洪範
五行傳論

漢書

二

百

帝微行稱宮
平侯家人

孔光削草

民說言大水
至

黃霧四塞

承桃李實

張禹

成帝

悉封諸舅爲列侯。譚商立根。逢時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初許后與班婕妤皆寵。帝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名臣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毋似之，乃止。○帝過陽阿王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合德復召入，姿性尤醜粹，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皆爲婕妤，譖后及班，因廢之。○四月雨雪，時政在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因欲自托，乃曰：骨肉大臣有忠無患，陛下不宜聽瞽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杜欽亦倣此意，故得擢光祿大夫。○張禹年老子弱，恐爲王氏所怨，亦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毋信用。帝由是不疑王氏。○王章上書言日食之咎，皆鳳所致，因薦馮野王以代鳳。鳳懼，使尚書劾章致死。○立飛燕爲后，劉輔切諫，詔獄論爲鬼薪，取薪于山，以給宗廟三歲刑也。○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謂張禹也。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勸教典卷五

漢哀帝

在位六年號建平延壽

漢哀帝初封于外。好禮節儉。深知先帝優容。五侯驕恣。而欲收攬威權。以則武宣。奈德不優。才不振。復為傅太后后所制。孔光朱博等小人用事。致有中山東平之獄。王嘉鄭崇鮑宣之死。天下誰不非之。更寵董賢。且曰。吾欲法堯禪舜。嗚呼。自古固多溺愛之君。未聞有頑童而欲禪以天下者。使莽聞之。豈不曰。若彼頑童。固可受禪。如我國戚。何難僭號。吾知莽之篡逆。不待元始而逞其欲。在帝之時。早已蓄於胸中矣。

策 賈讓治河三

鮑宣言七十七死

漢書

十三

石

更號陳聖劉

太平皇帝

鮑宣乞歸

鮑宣言行錄

哀帝

帝爲定陶共王之子，元帝庶孫，傅太太后，共王母也。○以朱博爲丞相，臨庭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帝問黃門侍郎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出。宜退丞相以應天變。」帝不聽。○中山王馮太后亦元帝后，及其弟參被誣，皆自殺。○東平王雲坐祀祭祝詛自殺。○帝欲益封董賢，丞相王嘉封還詔書，不食而死。○尙書鄭崇諫寵董賢，由是數以職事見責。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帝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至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覈。」帝怒，下獄殺之。○丞相孔光行園陵，馳道中，鮑宣鉤止之，反以摧辱宰相，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董賢常與帝同臥起，一日賢晝寢，偏藉帝袖，帝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賢嘗侍宴，帝有酒，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其拜？」大司馬卞有允執其中語，孔光知帝尊寵賢，下車拜謁，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機福變姓名
爲吳門市卒

逢萌掛冠

冀勝印綬加
身不食而死

薛方守箕山
之節

禁卵金刀
新室文母

作井田
王田私居

漢平帝

在位五年號元始。孺子嬰王莽居攝一年僭位十五年號初始始建國天鳳地皇

漢平帝雖立。王莽總已賜號安漢公。繼加宰衡。再加九錫。豈帝真下愚。時權在莽。挾帝以不得不然之勢耳。椒酒置毒。莽實弑帝。而乃藏策金滕。將誰欺乎。由是稱攝皇帝。又稱假皇帝。立孺子嬰。止兩歲。莽利其幼也。使王舜請璽。太后涕泣。以璽投地。未幾廢嬰爲安定公。遂篡位。稱新皇帝。據十五年。亂政紛紛。迨漢兵扶至。漸臺將鬻其身。切其舌。何莽此時尙不覺悟。猶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

莽大夫楊雄

死

陳咸用漢祖

黃霧四塞

四月隕霜

雪深一丈

民訛言黃龍

自孔光等養成漢禍，諂佞成風，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為宰衡，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疾，莽作策請命于秦時，願以身代藏策。金勝置于前殿，勅諸人莫言。○武功井中得白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羣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謂之攝皇帝。詔曰：「可。」又詔莽朝見稱假皇帝。○莽既篡位，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于是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時長安狂女子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捕殺之。○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鰓魚。及漢兵至武關，莽親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俄亂兵入，火及掖庭，承明、孝平、皇后曰：「何面目見漢家！」遂投火而死。莽避火，宜室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且明羣臣扶莽之漸臺，晡時衆兵上臺，斬莽首，將其身節解，鬻分傳首詣宛。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漢 淮陽王在位
二年號更始

其人巨無窮

號百萬

朱鴿劫君章

鴉禽破陣

耿弇按劍歸

蕭王

此道主人

莽末諸雄欲立劉後以從人望。新市平林憚劉縯威名。貪更始懦弱。定策立之。縯即被殺。長安兵四集爭斬莽首。更始始都洛陽。諸將過皆冠幘服婦人衣。士民笑之。及居長樂升前殿。俛首刮席。忤不敢視。委政趙萌。飲讌後庭。羣小膳夫濫膺官爵。有竈下爛羊之謠。蕭王秀既平王郎。復滅銅馬。乃赤眉兵熾。奉劉盆子攻入長安。更始未及降。而蕭王已即位鄗南矣。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及其死也。詔鄧禹葬之霸陵。

漢書

五

七

劉崇稱帝
伏誅

疆華進赤伏
狩于蕭王

新市王匡等進攻隨縣平林人陳牧廖湛舉兵應之
 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與復帝室新市平林
 兵皆附及更始立諸將又憚劉縯威名陰勸更始除
 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
 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收稷縯固
 爭于是并執縯殺之更始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
 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莫不笑
 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懼喜不自勝老吏皆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長安
 謹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秀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關誦毀者數千
 章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銅馬諸賊俱降降者
 意不自安秀乃乘輕騎按行諸部降者語曰蕭王推
 赤心置人腹吾儕安得不投死故關西號秀為銅馬
 帝更始每朝見但南面立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諸將後至者輒問擄掠得幾何及盆子入則單騎走
 從厨城門出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
 當下謝城即下拜復上馬其癡愚如此

軍律設大

法禮順人情

伏隆死節

子陽并底哇

待盆子以不

死

班彪著王命

論

一丸泥封固

谷關

客星犯帝座

嶺南華風始

于二守

竹馬兒童拜

迎郭伋

馬援聚米爲

山谷

得隴望蜀

漢光武帝

在位三十三年
號建武中元

漢光武業係中興。事同開創。當天下大亂。兄伯升好俠。養士。帝獨勤于稼穡。人比之高祖。兄仲抑何自敬。晦也。迨昆陽捷後。伯升遇害。而能隱忍圖存。以待赤眉兵亂。盆子角立。神器曠無所歸。然後一鼓而收之。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惟帝足以當此。章陵宗室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直柔耳。帝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真至言也。但廢郭后。易太子。信圖讖。行封禪。不免盛德之累已。

祭遵雅歌投

壺

吳漢八戰八

克

貴戚歛手避

二鮑

竇融入朝

鄧暉拒關不

開

韓歆直諫被

殺

董宜疆項

郭况金穴

嬰鑠哉是翁

馬援戒子

第五倫公平

廉介

樂此不為瘡

光武

伯升為更始所害，帝絕不作戚容，惟痛自引咎。至不敢為兄喪，飲食言笑，恬如也。而枕席間淚常交漬。下馬異獨寬譬之。郭后寵衰，數懷怨懟，故廢。鄧暉言于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屢請願備藩國，乃立東海王。陽為太子，改名莊，以彊為東海王。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于天下。桓譚上疏切諫，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卒。杜詩為南陽太守，人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寇恂從帝南征，潁川盜賊悉平，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張堪為漁陽太守，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徵劉昆為光祿勳，帝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季孔子宅

郭賀行都去
稽帷

楚王最先好
佛後被殺連
坐者以千數

漢明帝 在位十八年號永平

漢明帝以世祖為父。以光烈皇后為母。以東海王彊為兄。以馬貴人為后。賢哲一堂。人倫樂事。亦云備矣。年十二。即辨陳留吏牘之語。及即位。臨雍講藝。勲戚莫不受經。匈奴遣子入學。四姓小侯立學于南宮。二十八將圖畫于雲臺。故永平之政。東都稱美。薄諸子之封。獨隆中山東平之賜。馬廖兄弟未嘗私恩。改官郭況。以廢后之戚。均禮陰氏。帝亦何愧于明哉。所可恨者。求天竺佛法。以為中國無窮之禍。真萬古之罪人矣。

廉范兩炬三

頭

漢家神箭

耿弇拜井

耶官上應列

宿

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
 詔下州郡檢覈時諸郡各遣吏奏事見陳留吏牘有
 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
 吏由吏不肯服光武怒時帝在幄後言曰河南帝城
 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及詰
 吏由吏乃首服如對○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
 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帝自為
 辨說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
 觀德者蓋億萬計○四姓小侯謂外戚樊郭陰馬也
 ○二十八將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
 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
 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楨耿純臧宮馬武劉
 隆又蓋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
 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帝分封皇子親定其封域裁
 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
 子豈宜與先帝子等謂東平王蒼中山王焉也○馬
 廖馬防馬光皆后兄弟終帝世未嘗改官
 ○郭况光武廢后外戚陰氏帝母家也

楊終請罷建

兵

漢章帝 在位十三年號建初元和章和

漢章帝力行寬大虎觀談經篤友愛之情議貢舉之法
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為東漢賢君第寵竇后啓竇憲
弄權之漸寵竇憲成外戚為亂之階曹丕謂明帝察察
章帝長者然觀其所為適以長者自累耳內則后之譖
殺貴人而廢太子外則奪公主園田而不能罪張林楊
光恃勢貪殘太尉鄭弘奏言即死傳育擾動諸羌梁竦
無辜斃獄而竇氏驕淫滋甚不能以時收剪其失不有
甚于明帝哉

馬廖勸成德

政

馬防耿恭同

功異賞

陳寵請改苛
俗

魯恭治中牟

三異

鄭均白衣尙
書

班超去妻

曹褒定漢禮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丁鴻班固等皆與焉
○有司奏請東平王歸國帝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
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
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
戀戀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駕相送涕泣而訣○詔議
貢舉法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先
是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
二千石賢則貢舉得其人矣○初宋貴人生太子慶
實后養梁貴人子肇為己子謀陷宋氏及廢慶立肇
梁氏私相慶后忌之諸竇作飛書陷梁竦竦死獄中
竦女兩貴人俱以憂死○竇憲以賤真奪沁水公主
園田○鄭弘奏憲專權林光助惡遂收印綬而死○
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莫不禁火
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
能養者廩給之○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
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病雖不往而竟夕不
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寶憲刻石

然

韓校正色立

朝

諸檢勅鄧氏

寶

漢和帝 在位十七年 號永元元興 殤帝 在位一年 號延平

漢和帝勒兵誅憲。獨行威斷。友愛兄弟。吸納嘉言。因旱蝗而除租稅。詔太官勿受珍羞。亦慈儉之君也。帝雖育于竇太后。實梁貴人子。梁姊訟寃。帝以臣子無貶尊上之文。讀其手詔。益知其為仁孝也。第鄭眾宦官也。雖有除逆之功。而賞爵封侯。未免太過。殤帝即位。鄧太后臨朝。恭肅小心。動有法度。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鄧騭為車騎。處置井然。鄧之賢於竇遠矣。而帝立以百日。崩以二歲。此殤之所由謚歟。

樊冲請興學

殺

詔舉隱逸漢
博士

水清無大魚

帝以朝臣莫不附憲中常侍鄭眾獨有心機遂與定議誅憲封眾為勳鄉侯。臨武長唐羌上疏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南州炎熱惡虫猛獸不絕于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方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初梁貴人死官省事秘莫知帝為梁氏出會貴人竦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死帝感慟良久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乃追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梁氏自此盛矣。班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萬異侯相也及久在西域年老乞歸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為超上書求哀帝感其言詔

還京師

神長統昌言

漢安帝

在位十九年號永初元初永寧建光延光

漢安帝之立也。鄧太后猶臨朝。抑外戚省供奉。作祥刑。善政多端。帝年二十二始立后。至二十七。尙未反政。豈

錄因澍雨

太后之專擅哉。太后崩。而鄧隲等皆自殺矣。江京李閏。爲列侯矣。王聖爲野王君矣。楊震來歷。先後被樊豐之讒而去矣。始則同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問。繼則京豐交譖。陷太子之廢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逐至妬后臨朝。權歸閹尹。帝之不德若此。則知太后握固不予。非得已也。

虞翊盤根錯節

龍

設三科以募

壯士

採練鑿裾

班勇有父風

幸賜石府留

飲十日

司徒魯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
 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桑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
 輕罪已上不欲久繫故特斷之也可令大辟之科盡
 冬月乃斷從之○江京李閏樊豐皆宦官○王聖帝
 乳母○閹后性妒後官李氏生皇子保后鳩殺李氏
 ○帝納江京樊豐之譖廢太子保太僕來歷要結劉
 禕等證太子無罪下詔責之乃各引去歷獨守闕連
 日不肯去○楊震孤貧好學諸儒謂之關西夫子楊
 伯起累遷荊州刺史昌邑令王密夜懷金十斤遺之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
 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或勸
 震為子孫開基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
 此遺之不亦厚乎官至太尉被譏飲酖而卒○黃憲
 字叔度潁川荀淑嘗異之陳蕃周舉每相謂曰時月
 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心復生于心矣郭泰亦謂
 其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云○薛苞與
 兄弟異居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荒頓者器物取朽
 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之徵拜侍中

漢北鄉侯在順帝在位十九年號永建
位八月陽嘉永和漢安建康

漢順帝為太子時降封濟陰安帝既崩以廢黜不得上

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閹后貪北鄉侯年幼迎而立之

八月而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誅閹顯兄弟遷太后

於離宮而帝即位天下想望其風采黃瓊李固輩相繼

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惜乎不能善用其才耳然能

朝太后起太學還大珠葬楊震似非下愚之主而令中

官養子龔爵又封乳母宋娥任梁冀兄弟無君錮寵不

悟則其愈於下愚者幾何哉

法真隱居不仕

左雄有王臣之節

李固政爲天下第一

張綱作渾天儀

時徵江夏黃瓊李固以書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語曰峴峴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爾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帝頗采用之○李固郃之子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爲世太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書生知其爲郃子也○初議郎陳禪以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絕朝見李郃密表力爭其不可帝從之○安帝薄于藝文學舍鞠爲園蔬翟酺上疏請更修結誘進後學帝從之○桂陽獻大珠不受○詔葬楊震時有大身高二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流涕始飛去○遣杜喬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張綱獨理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貍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專肆貪叨仇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

奏京師震悚

漢冲帝

在位一年
號永嘉

質帝

在位一年
號本初

皇甫規君舟

民水之喻

梁並以恩信

招誘叛羌

漢冲帝內恃太后外任李固。梁冀雖忌，尙未敢害也。踰年遂崩。清河渤海竝徵至京。清河嚴重，公卿歸心。冀利渤海年幼，排衆立之。質帝雖冀所立，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卽受毒餅之禍。其時李固身爲上公，當奉太后冕服而臨。窮究侍醫，猝謀使不及備。逆臣卽可授首，因而策立清河，不崇朝漢祚可復隆矣。豈意太后左右皆冀腹心，一人叫呼衆，必不應。固雖效枕尸之哭，而卽策免矣。吁！恨哉。

質帝有昭帝
風

承穆滅梁

冲帝既崩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
 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
 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立質帝○按
 爾雅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強梁之人
 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
 帝食毒餅苦煩甚名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
 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
 伏尸號哭推舉侍醫議立嗣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
 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及杜喬等
 皆欲立清河王冀以太后先策免固迎立桓帝○廣
 陵張嬰據郡及歷陽盜華孟自稱黑帝騰撫進擊嬰
 及孟皆破斬之東南悉平○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
 金為文蛇獻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
 冀由是恨暠會巴郡人服直謀反稱天王暠等討捕
 不克冀因此陷之李固上疏力救暠得赦罪免官而
 已金蛇輪司農冀從大司農杜
 喬借觀之喬不與冀心銜之

今日得御

君

登龍門

李郭仙舟

潁川四長

范滂登車楷

轡有澄清天

下之志

陳蕃下榻

妻

張陵奪劍

漢桓帝

在位廿一年號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禧永康

漢桓帝亦梁冀所立。生殺予奪。盡出于冀。莫敢誰何。未幾。單超等齧血定盟。盡滅冀族。朝野喁喁稱快。奈梁氏方鋤。五侯繼虐。毒徧海內。與盜無異。更與部黨以李膺杜密為名。胥天下賢士。號為黨人。捕而誅之。錮之。其禍反勝於冀時。論者謂士君子不能善藏其用。使暴秦焚坑之禍。復見於今。不能無遺憾焉。尤可異者。二十一年。凡三立后。兩不食死。專事畋遊。急於征斂。或云陳蕃任事。則治。吾不信也。

劉龍一錢

劉寬蒲鞭示

辱

孟敏墮甌不

顧

張成風角

元方季方難

兄難弟

平原無覺

皇甫規恥不

與党

賣關內侯以

下官

李固既廢內外喪氣惟杜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倚
 望焉會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乃使馬融草
 奏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鮪交通收下獄死○封單
 超左瑄貝瓊徐璜唐衡為列侯超卒四侯轉橫天下
 為少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虐徧天下
 與盜無異○李膺杜密各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時
 甘陵周福房植二家賓客互相譏謗有南北部黨人
 之議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
 陳蕃等更相褒重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宦
 官因緣譖訴遂捕李膺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策
 免太尉陳蕃○荀淑有八子時人謂之八龍陳實與
 淑齊名嘗詣淑長子元方御車次子季方駮乘孫羣
 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入龍送侍左右淑孫或尚幼抱
 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崔實
 政論其略曰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
 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
 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仲長統見其書
 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道置之坐側

張儉望門投

止

孔褒一門爭

死

夏馥隱名避

禍

袁閔卒于土

室

申屠蟠超然

免于評論

胡曆萬事不

理

張讓父死陳

寔獨弔

汝南許劭月

宜評

漢靈帝

在位廿二年號建寧熹平光和中平

漢靈帝初立陳蕃竇武輩同心佐治天下延頸以望太

平無何曹節王甫矯詔發兵復治鉤黨流毒縉紳三君

俊顧及廚之流死徒廢禁難以悉數張讓與張角交通

不加之罪張鈞呂彊直言賈禍王允盧植皇甫嵩有平

賊大功反多罪獄而封讓等為十三侯開邸立庫賣官

聚錢漢之天下可復保乎其時變具有從古所無者仍

立單圭靈昆二苑作列肆於後宮以為淫樂不知社稷

之將亾人嘗言桓靈靈又劣於桓已

相典驕馬御

史

董卓擢用天

下名士

許生僭稱帝

孫堅殺之

張舉僭稱帝

劉虞殺之

青蛇見御座

上

雌雞化雄

無氣如龍墮

溫德殿庭

青虹見玉堂

殿

靈帝

殺李膺等百餘人。初李膺等雖禁錮士大夫高尙其道更相標榜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世所宗也。以李膺杜密等為八俊俊者人之英也。以郭泰范滂等為八顧顧者能以德行引人也。以張儉等為八及反者能蕩人追宗也。以杜尚等為八廚廚者能以財救人也。○黃巾賊張角以妖道聚眾數萬中常侍封譖等為內應京師震動及封譖事發帝詰責諸常侍皆叩頭求退已而共譖呂彊彊遂自殺張鈞上書請斬十常侍以謝百姓帝怒曰此真狂子也御史遂誣鈞學黃巾道掠死禁中。○盧植破張角垂當拔之宦官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大破之會角已死剖其棺傳首京師王允破黃巾得張讓交通書帝不罪讓反徵允下獄得減死論未幾皇甫嵩亦罷。○開西邸責官西園立庫貯錢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問其子曰外議何如荅曰人嫌其銅臭耳。○作刻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着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于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綬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

顧 管寧鋤金不

盜牛守劍

德 楊彪四世清

孫權以荊州

漢少帝

在位六月號
光熹昭寧

獻帝

在位三十年號
初平興平建安

靈帝二子曰辯曰協。辯立為少帝。董卓至京師。見於北芒坂下。遂心輕王室。廢少帝。弑太后。立協為獻帝。遷都長安。流離板蕩。莫可勝言。當王允等密謀。呂布奮戟誅卓。幸冀苟安。李傕郭汜治兵相攻。劫天子質太尉。紛爭道路。播遷無主。曹阿瞞奸雄肆虐。與董卓定畫。遷帝於許。舉止動靜。一聽挾持。立魏宗廟。而不敢問。進爵自王。而不敢言。杖殺國母。而不敢救。但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嗚呼。何其慘耶。

非復吳下阿

蒙

孫劉分荆州

龐統三計

關羽威震華

夏

少帝既立，何太后臨朝。中軍校尉袁紹勸大將軍何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未幾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未至。進為張讓等所殺。袁紹乃勒兵捕諸宦官，皆殺之。讓等因迫遂將帝出穀門，讓等自投河死。卓至，迎帝于北芒坂下，尋廢之而立獻帝。弒何太后。司徒王允與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端密謀，使中郎將呂布誅卓。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事，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趣兵斬卓。卓將李傕、郭汜舉兵犯關，收允殺之。尋催攻汜。劫帝入其營，帝使公卿和催汜。汜留太尉楊彪等為質，復攻催。遷帝于北塢。後董卓承等奉車駕至洛陽。曹操在許，謀迎帝。將兵詣洛陽，遂遷帝于許。由是政歸曹氏。天子守泣而已。○時董卓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書令密圖之。事泄，操乃力兵入宮，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披髮徒跣行過。詎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願謂郗慮曰：「郗公天下豈有是理耶？」及操卒，子丕遂篡漢。

附兩漢末諸人

赤眉

劉盆子，太山式人，陽城景王章之後，祖憲為式侯，父萌嗣莽時，國除，兄恭茂與盆子俱掠在赤眉軍中。

赤眉者，瑯邪人樊崇起兵于莒，眾數萬人，皆赤其眉，以相識，以名為羣賊，乃奉盆子為帝，改元建世，攻

入長安，殺更始，轉掠郡邑，發掘諸陵，盡取其寶玩，遂

汚辱呂后尸，僭位一年，至宜陽，降光武，光武乃大陳

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觀之，因顧謂崇等曰：「得無

悔降乎？」朕今且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以決勝負。

不欲強相攝也。崇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

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

佼佼者也。」遂以盆子為趙王，郎中。

後病失明，賜滎陽地，稅食終身。

邯鄲

王昌，一名邯鄲人，工星卜，常云河北有天子氣，詐稱昌，乃成帝子真子，與更始元年，趙國大豪李

育、劉林等信之，聚眾入邯鄲，立郎為天子。

檄遠近，莫不響應，僭位五月，光武滅之。

淮南

李憲許昌人莽時為廬江屬令莽敗據郡自守自稱淮南王尋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僭位六年

光武遣馬成滅之

西平

盧芳安定人莽時詐稱武帝曾孫與羌胡起兵更始徵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自立為

西平王與匈奴和親匈奴立為漢帝僭位十二年

後降光武封為代王復叛入匈奴而死

梁

劉永睢陽人梁孝王之後更始元年起兵自稱天子專據東方光武使蓋延斬之子紆復自立為梁王敗

奔董憲憲敗

為軍士所殺

張步瑯邪人更始元年起兵據郡劉永拜為輔漢大將軍光武遣伏隆拜步東萊太守永聞隆至先立步

為齊王步遂不受命永死子紆立步乃立其將費邑

為濟南王光武遣耿弇伐之斬費邑步遂降後復叛

逃陳俊

追斬之

附兩漢末諸人

赤眉

劉盆子，太山式人，陽城景王章之後，祖憲為式侯，父萌嗣莽時，國除，兄恭茂與盆子俱掠在赤眉軍

中，赤眉者，瑯邪人樊崇起兵于莒，眾數萬人，皆赤其

眉，以相識，以名為羣賊，乃奉盆子為帝，改元建世，攻

入長安，殺更始，轉掠郡邑，發掘諸陵，盡取其寶玩，遂

污辱呂后，凡僭位一年，至宜陽降光武，光武乃大陳

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觀之，因顧謂崇等曰：「得無

悔降乎？」朕今日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以決勝負，

不欲強相攝也。崇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

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

佼佼者也。」遂以盆子為趙王，郎中

後病失明，賜滎陽地，稅食終身。

邯鄲

王昌，一名郎邯，鄲人，工星卜，常云：「河北有天子氣，

詐稱已乃成帝子，真子與更始元年，趙國大豪李

育、劉林等信之，聚眾入邯鄲，立郎為天子，

檄遠近，莫不響應，僭位五月，光武滅之。

淮南

李憲許昌人莽時為廬江屬令莽敗據郡自守自稱淮南王尋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僭位六年

光武遣馬成滅之

西平

盧芳安定人莽時詐稱武帝曾孫與羌胡起兵更始徵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自立為

西平王與匈奴和親匈奴立為漢帝僭位十

二年後降光武封為代王復叛入匈奴而死

梁

劉永睢陽人梁孝王之後更始元年起兵自稱天子專據東方光武使蓋延斬之子紆復自立為梁王敗

奔董憲憲敗

為軍士所殺

張步瑯琊人更始元年起兵據郡劉永拜為輔漢大

將軍光武遣伏隆拜步東萊太守永聞隆至先立步

為齊王步遂不受命永死子紆立步乃立其將費邑

為濟南王光武遣耿弇伐之斬費邑步遂降後復叛

逃陳後

追斬之

董憲東海人更始元年起兵據郡劉永拜爲翼漢大將軍又立爲海西王永死光武伐之敗亡

龐萌山陽人更始立爲冀州牧後降光武爲平狄將軍復叛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光武遣吳漢滅之

成

公孫述茂陵人莽時爲蜀郡太守更始立詐稱輔漢將軍攻據成都自立爲蜀王建武元年僭稱成帝改

元隆興盡有益州之地凡十二年先是述夢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奈

何妻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果十二年光武遣吳漢滅之○初述徵廣漢李業業不就述使人劫以毒酒

業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遂飲毒死又聘巴蜀譙元元不詣亦以毒劫之元曰保志全

高死亦何恨遂受毒藥元子瑛奉錢千萬以贖父死許之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皓

嘉皆自殺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俱託青旨以辭徵命光武旣平蜀

元已卒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業閭徵貽永信會永信卒貽仕至合浦太守

寧朔

隗囂成紀人更始時起兵立漢宗廟改元漢復自號白虎將軍更始以為御史大夫建武元年自稱

西州上將軍尋上書詣闕遣子恂入侍徵使討蜀囂持兩端光武討之降公孫述封為寧朔王光武親征

凡三年囂死諸將立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欵等滅之

楚

秦豐黎丘人更始時據黎丘自號楚黎王僭位三年光武遣岑彭滅之○延岑南陽人與秦豐合兵豐以

女妻之豐敗降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述敗降于吳漢漢族滅之○田戎汝南人豐亦以女妻之

豐敗降述述封為翼江王述敗降漢

燕

彭寵宛人西漢末為郡吏光武拜為漁陽太守建武三年負功失望與朱浮不相能遂據薊州反自稱燕

王僭位三年其奴子密縛寵令作記出城取馬六匹裝金玉衣物斬寵首來降封為不義侯

冀州

袁紹字本初太尉袁安之後自號車騎將軍屯河內初平元年眾推為盟主尋自為冀州牧兼領四

州子譚熙尚遺命立少子尚兄
弟相攻凡十八年曹操滅之

壽春

袁術字公路紹之從弟以俠氣聞為虎賁中郎將
董卓廢少帝術奔南陽遂據其郡建安二年稱仲

家都壽春凡十一年

曹操攻之發病道死

益州

劉焉魯恭王之後為益州牧因人言蜀有天子氣
與漢中張魯合兵殺太守作乘輿後徙成都子璋

嗣共廿七年降于昭烈○張魯

先降于曹操其地并歸昭烈

荊州

劉表字景升為荊州牧不修職貢偕
擬乘輿子琮嗣共十九年降于曹操

兗州

呂布字奉先建安元年襲取下邳稱徐州
牧二年為左將軍三年曹操殺之凡五年

薊州

公孫瓚遼西人攻幽州殺劉虞據其地因恃財力
不恤民命建安四年袁紹攻之自焚而死凡九年

遼

公孫度元菟人自立為遼東侯孫子淵
復自稱燕王司馬懿滅之共四十九年

史記

楚元王

高祖兄弟四人，兄伯早卒，其嫂在高祖微時常辟事。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一日叔與客來，嫂佯為羹，盡櫟釜，客去已視釜中尚有羹。高祖以是厭其嫂，及即位盡封諸昆弟，而伯子獨不封。太上為言，高祖曰：「某非忘之，為其母不長者，于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誌櫟釜也。」

蕭相國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上暴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疑君也。為君計，莫若盡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必益信君，何從其言？」上大悅。淮陰侯既誅，上使使益封何五千萬，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名平。獨昂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君居守，非被矢石而益君封置衛心，疑君也。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亟讓封，勿受而悉出私財佐軍，以釋上疑。相國如其言，上大悅。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于長安城東
瓜美世後謂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上之自將擊
黥布也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時何爲上在軍獨拊循百
姓悉所有佐軍客說相國曰君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相
國功第一可復加哉君初入關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常
復孳孳務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也君
何不多買田宅賤賣貨以自汙相國復如言上大悅

淮陰侯

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
商賈嘗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
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釣于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
喜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
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
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
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
皆笑信以爲怯後佐漢定天下封楚王之國召漂母賜
千金召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少

年以爲楚中尉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于此信之初歸漢也未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三十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之釋不斬言于上上猶未之奇也間與蕭何語何奇之會上入蜀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意上不用亦亡何聞信亡不及聞自追之人言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上上且喜且罵何曰臣不亡追亡者信上復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上計必欲東非信無可與共功者顧能用信信留不能信終亡耳上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上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于是上卽召信拜何曰此乃信之所以亡也上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亡也上必欲拜之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上許之于是乃拜當是時一軍皆驚

留侯

張良年十二時秦滅韓良以五世相韓故悉散家財圖

爲韓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觔會
始皇東遊良與客徂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
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而不得遂變姓名匿下邳
嘗步遊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
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
平明與我會此良怖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
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來五日雞鳴良
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
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
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忽不見良且日視書則太
公兵法也良異之因習誦之竟以其術佐漢定天下其
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
祠之及良卒葬黃石冢

陳丞相

平少貧好讀書與兄伯居有田三十畝伯耕田縱平遊

學平長而美色。或謂曰：若貧何食而肥？若是，嫂嫉平，漫應曰：亦食糠覈耳。伯聞，爲逐其婦。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貧者。平亦恥之。久之，富人張負者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平嘗爲邑人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負見之，喪所獨偉。平陰隨平覘其家，家乃負郭窮巷，敝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其子恥之。負曰：人固有美好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平既娶張女，齋用益饒。遊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鄺生

鄺生，食其，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稱狂生。沛公過陳留，生踵軍門上謁。使者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言嘗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生曰：第言之，吾非儒生。高陽酒徒也。使者乃入通公。公召生，至則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生入，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乃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生。遂以下陳留，據積粟之策進。沛公大

悅已復爲漢說齊下齊七十餘城而韓信夜渡兵襲齊
齊主廣以生賣已謂曰若能止漢兵吾活若不且烹若
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廼公不爲若更言王
竟烹酈生

陸賈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
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
不擇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
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亾之
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

曹相國

曹參始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
賢惟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
束擇郡國吏木訥于文辭重厚長者卽名除爲丞相吏
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
得開說以爲常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類若畫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絳侯

文帝嘗備胡使將軍劉禮軍霸上徐厲次棘門周亞夫
次細柳亞夫勃子也上自勞軍先至霸上棘門軍直馳
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之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
子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
朕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馳驅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
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是時羣臣皆驚帝喟然曰
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直兒戲耳其將固可
襲而虜也

鄧通

文帝時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

一黃頭郎從後推之得上，顧見其衣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求推者郎，見通，其衣果後穿也。因召問姓名，幸之特異，賞賜巨萬。上嘗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即賜通銅山，得自鑄錢。于是鄧氏富敵國，其後景帝嗣，素不喜通，有告通盜出外徼外鑄錢者，下吏按問，遂盡沒入，通竟寄死人家。

李少君

武帝卽位之明年，李少君以祀竈穀食，卻老方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能使物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栢寢，已而按其刻，果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嘗言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如瓜，其荒誕類此，未幾病死，而天子獨以爲化去。

卜式

武帝方遣將擊匈奴，河南人卜式上言，願輸家之半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宦，有冤欲

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爭，然則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
匈奴，臣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
匈奴可滅也。使者還報，天子以問丞相。丞相弘曰：非人
情，罷去之。會軍數出，縣官費空，明年貧民大徙。式乃持
錢廿萬，與河南守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
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助邊者也。于
是天子謂式長者，欲尊顯之，以風百姓。式初不願爲
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郎，布衣屨
而牧，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
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奇之，拜
緱氏令。尋遷成臯令。是時天子方發樓船卒二十餘萬，
擊南越。式上言，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
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
有餘輒助縣官。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
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其賜爵關內侯，桑弘羊時方領
大農，置平準，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會大旱，上祈雨，
于是卜式上言曰：烹弘羊，天乃雨。

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也射之而中石沒鏃還視
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所居郡有虎嘗自
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虎廣爲
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其子孫他人學者卒莫能
及
相如成都人少好讀書學擊劍其親名之曰太子因慕
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嘗客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
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相如相如乃與
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不分一錢文君久之
不樂相如乃復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
令文君當鑪身自著犢鼻禪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王
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其昆弟諸公力勸王孫不得
已乃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于是相如復歸成都買
田宅爲富人後以子虛賦于上爲上通西南夷拜中郎
將馳傳之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
榮之于是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爲交權王孫喟
然嘆自以得使女尚相如晚而厚分其女財與子男等

漢書

李夫人

武帝時李夫人最寵而早卒疾將革上自臨視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病形貌毀壞不可見帝願以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託兄弟不亦可乎夫人再辭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見之夫人遂轉嚮歔歔不復言上不悅起夫人姊妹皆讓之夫人曰所以不見帝正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見我色非故必畏惡吐棄尚肯追思憫錄兄弟哉及卒上果悼念不已以后禮葬又合齊人少翁以術致其神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肴而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夫人貌者婉步帳中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云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又為作賦其兄弟廣利延年俱賜封爵

汲黯鄭當時

鄭當時始與汲黯並列九卿兩人內行修迨中廢家貧

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客復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朱買臣

買臣字翁子家貧嗜書不治產業嘗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且行且歌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道中買臣歌益疾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姑待我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耳何富貴買臣不能留聽之去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俱上塚見買臣飢寒呼飯飯之已而買臣貴爲會稽太守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東方朔

武帝嘗於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已而大官奏之朔入免冠謝上曰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而去

之何也且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
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
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若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
石肉百斤令歸遺細君帝姑館陶公主寡居年五十
餘近幸董偃偃本賣珠兒以姣好得幸人號爲董君主
令偃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不滿百斤
錢百萬帛千疋勿白上一日臨主家主道人登階就坐
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
謝無狀有詔謝主主乃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
傳鞞隨主前伏殿下因叩頭謝上爲之起詔衣冠上偃
乃起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上不名董君稱爲
主人翁飲大懽樂而朔時方陛戟殿下辟戟前曰董偃
有斬罪三因歷數之上默然董君自是不復振

于定國

于公者定國父也爲郡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無
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以我
故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姑后徑自經死姑女告吏
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不服笞掠之誣服具獄上府

于公心知婦冤力爭弗能得乃抱獄具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冤死咎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重于公爲生立祠于公閭門壤父老方共治之公謂曰幸高太閭門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其子定國卒爲丞相孫永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韓延壽

延壽爲東郡時嘗出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其府門卒忽當車願有言延壽問之卒曰孝經云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早明府駕出適騎吏父來至府門騎吏見父趨謁適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延壽舉手曰微子太守幾不聞過及歸舍召見門卒卒奉諸生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對延壽遂薦拔之

張敞

敞爲京兆甚有名然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嘗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

京兆眉嫵上召問微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笑而置之

王尊

尊為安定太守以強幹著遷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險尋謝病去及尊至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後為東郡太守適河水溢浸匏子金隄隄且壞尊率吏民禱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舍水至不去吏民爭叩頭請尊不許時惟一主簿旁立泣不敢對而水波為之卻迴

陳遵

遵故好客家常率多燕會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有部刺史奏事以便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突入見遵母叩頭求去母乃令從后閣出遵父遂與宣帝微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卽位擢遂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遂表辭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

前其宥佚如此

王章

章爲諸生時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人誰踰仲卿者小困阨不自激昂乃涕泣何鄙也元帝時章歷位京兆欲上封事黜王鳳妻止之曰人當知止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是非女子所知書上忤旨下廷尉論決

張禹

禹代王商爲相六年封安昌侯前後賞賜數千萬知音律習淫奢身居大第後堂時理絲竹其所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宣至大司空崇至九卿宣恭儉有法而崇豈弟多知禹心愛崇陽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禹延入後堂燕飲婦女相對優人莞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則見之便坐爲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而已未嘗得至後堂然兩人互聞之各自得也

杜欽

杜欽字子夏好詩書而目偏盲時茂陵杜業與欽同姓

字亦以才著京師人遂謂欽盲杜子夏以相別欽心惡之乃故冠小冠高廣才二寸許由是京師人更謂欽小冠杜子夏而謂業大冠杜子夏

嚴君平

君平蜀人修身自保非其食不食非其服不服但卜筮于成都市謂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則借筮龜爲正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于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卽閉肆下簾而受老子依老子莊周之學著書十萬餘言年九十餘竟以其業終揚雄從之遊學

王莽

莽字巨君元后弟曼子也元成時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其子弟皆怙勢侈靡而莽獨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諸母俱曲有禮世父鳳病莽親嘗藥至鬢首垢面不解衣帶者累月鳳因托太后及帝拜新都侯莽旣貴節操愈謙盡散其輿馬衣裘振施賓客交結權近爲延譽譽遂傾其諸父尤好爲激發之行莽兄早死有子光莽令與已子宇同學光年小

于宇莽爲同日內婦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輒
曰后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
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多類此莽旣篡盜賊蜂起
匈奴尅邊乃博募有奇技術可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
之位于是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
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
或言能飛一日千里以窺匈奴莽輒試能飛者取大鳥
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
不可用然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車馬待發時連
率韓博士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欲奮擊
胡虜自謂巨無霸輅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臣卽日以
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食則鐵箸此
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
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于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
高大之用以視百蠻鎮天下莽字巨心惡之乃更其姓
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致霸王也莽侈口蹙頰
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釐裝
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

問以莽形狀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
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聞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
者自後嘗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

揚雄

雄于書無所不博覽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
而好深湛之思心慕司馬相如每作賦輒擬之又惟屈
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死悲其文讀之未
嘗不流涕以爲君子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乃作書
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
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
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其他太元法言諸著作甚
富當時人皆留之獨桓譚以爲絕倫劉歆敬焉然歆嘗
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人尙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
後人用覆醬甌也雄笑而不應王莽旣以符命自立
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劉歆子棻復獻之莽怒投棻四
裔詞連及雄雄方校書天祿閣治獄使者來收雄雄乃
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請其故則棻嘗從雄學作奇字也

後漢書

馮異

異字公孫自歸光武特見親任王郎起帝自薊東南馳
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蕪亭會天寒烈士眾饑疲異上豆
粥明旦帝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已至南
宮遇大風雨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帝
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兔肩因渡滹沱河後天下既定
位大將爵通侯朝見京師帝遣中黃門賜珍寶金帛甚
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
頓首謝異謙慎不伐每諸將論功異輒獨屏樹下軍中
號曰大樹將軍

鄧禹

禹年十三遊學京師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年少而
能識帝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兵起豪傑多薦禹禹不
肯往及聞帝安集河北乃杖策北渡追及鄴帝見之甚
權遂令常宿止中與大計天下既定封高密侯禹意欲
遠名勢有子十三人使各占一藝

祭遵

建武初，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遵討平之。豐初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始知被詐。仰嘆曰：「當死無恨，先是中山賊張滿亦以讖當王屯結險隘為害，遵亦生擒之，既破，嘆曰：『讖文悞我。』」

鄧晨

晨，光武姊夫也。莽末，晨嘗與帝俱之宛，燕語穰人蔡少公家，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作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帝戲曰：「何用知非僕坐者？」大笑。晨獨心喜，已帝即位，晨數讜見，說生平甚懽，因從容謂帝曰：「何知非僕僕乃竟辦此帝大笑。」

陰識

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月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富。子方嘗言我子孫必有興者，至識三世遂繁昌，於是後世相傳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自子方始。

宋弘

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之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尋召弘謂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宋均

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前吏募設檻穽而害愈滋均到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虎為民害咎在殘吏勤勞張捕非優恤之本其務退貪殘進忠善悉去檻穽除削課制未幾虎相與東去渡江中元中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明德皇后

明德皇后伏波將軍馬援小女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衣疏粗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明帝幸濯龍園諸才人已下皆在側諸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懽及帝崩章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建

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大旱言事者以為
不封外戚故太后固不許帝復重請太后報曰夫至孝
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災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
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
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
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乃置織室蠶于濯
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
授諸小王論語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四年痲疾不信巫
祝卜醫數勅絕禱祀至六月崩合葬顯節陵

班彪

彪字叔皮才高而好述作專精史籍作後傳數十篇斟酌
前史而議正其得失有二子一女長子固續述父志
撰漢書百卷次子超奉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定五十餘
國女昭為曹壽妻號曹大家尤工典籍召入後宮后妃
公主咸祇師訓所著列女傳諸書永作閨範蓋彪一門
文擅千秋武雄絕域男作奇男子女為女丈夫真曠代
無兩云

鍾離意

意爲魯相發私錢修孔廟見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壘
壘問孔訢云此何壘對曰夫子壘也背有丹書人莫敢
發意曰聖人意欲以懸示後人耳發之得素書云修吾
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

范式

式字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友甚暱劭字元伯適
歸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爲
共尅期曰已而期至元伯白母請具膳母曰二年之別
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劭曰巨卿信士必不食諾其日
果至升堂拜母劇飲懽別劭後疾將革同郡郅君章
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劭嘆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我
二人非死友耶劭曰二子吾生友山陽范巨卿卽我死
友也尋卒式時仕爲郡功曹夕忽夢元伯元冕垂纓屣
履而呼曰巨卿我以某日死當以某日塋子未我忘豈
能相及式寤恍然悲淒泣下卽日辭太守服朋友服投
其塋日馳往時未及到而劭塋已發引旣至壙將窆柩
忽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爲停移時見有素
車白馬號哭來者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卽

柩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時會葬者千人盡揮涕式執紼引柩柩乃前式至冢次爲手植樹而後去

李善

善李元家蒼頭元家屬以疾疫相繼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元家貨巨萬羣婢利其財將謀殺續善力不能制潛負續逃隱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湏續年十歲乃攜歸訟之縣盡理舊業還之悉罪諸謀續者時鍾離意上其狀累遷日南太守之官道經李元冢未至一里卽更服至則親持鋤去草拜掃成禮哭泣甚悲曰君夫人善在此徘徊數日而去

王喬

王喬爲葉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惟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言喬來他無有惟雙鳧從東南飛至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日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行于京師其後天忽下一玉棺喬曰天帝召我遂沐浴更服寢其中葬于城東上自起成墳其夕縣中

半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帝後取其鼓，置都亭下，寂無聲。或曰：卽古仙人王子喬也。

費長房

長房，汝南人，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獨懸一壺，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惟長房見之，異焉。因往拜，翁知長房意，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如期往，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巖麗，旨酒甘味，盈其中。共飲畢而出。長房遂欲從之求道。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家人見之，乃長房身也。以爲縊死，驚號殯之。長房時立其旁而莫之見。于是遂隨翁入深山，已而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自至矣。旣至，其投杖葛陂中，又授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遂乘杖歸。未幾至，自謂去家若旬日而已。十年餘矣。投杖陂中，顧之，龍也。家人謂已死，不信。長房曰：往所葬，乃竹杖耳。發冢視之，果竹杖。自是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嘗獨坐恚怒，人問之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又嘗飯客而市鮮于宛，須臾立辦。一日間，人常見其在千里外云。

姜詩妻

詩事母至孝妻盛氏事姑尤嚴姑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一日值風不時還母渴怒詩卽遣妻盛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乃召還其子以遠汲溺死盛恐姑哀默不洩託言遊學姑嗜魚又不

能獨食夫婦力作以給呼隣母共之其後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足供膳赤眉賊每過詩里必相戒勿驚大孝明帝時徵拜江陽令

樂羊子妻

羊子嘗于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志士不飲盜泉廉士不食嗟來况拾遺金乎羊子大慚卽捐之野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疋今若斷斯機也前功盡捐矣學廢半途何以異是羊子感其言七年不返妻事姑孝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急操刀出盜曰釋女刀從我者姑全不則殺女姑妻乃仰天嘆舉刀自剄以全姑太守奇之號曰貞義

訓禹之子章和中嘗爲護羌校尉一以恩信招懷遠人
遠人皆稽顙歸命羌俗恥病死每病困輒以刃自刺訓
令病困者務拘持束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活者甚衆
訓以病卒官羌人日數千旦夕臨羌俗父母死恥悲泣
皆騎馬歌呼及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
其牛羊犬馬曰郅使君死我曹何用生爲肖像尸祝每
病輒請禱焉

梁鴻

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鄉里高其誼多欲妻之鴻並不
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
年三十父母問之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
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
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
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得
人可與俱隱者耳衣綺縞傅粉墨豈鴻願哉妻曰以試
君耳妾自有隱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
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遂共入霸陵
山耕織自食詠詩彈琴以自娛肅宗聞而求之鴻乃易

姓運期名耀字侯光攜妻子居齊魯間已復之吳依人家
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
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潛閉門著書
十餘篇已而病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
間慎勿令我子持喪歸也及卒伯通葬之吳要離冢旁
謂其清誼相匹云

蔡倫

倫字敬仲和帝時爲中常侍有文學能犯嚴顏匡得失
每休沐輒閉門謝客尤有巧思監作祕劍及諸器物皆
可爲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于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
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于人倫獨出已意用樹膚麻頭
及敝布魚網以製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
用焉天下咸稱爲蔡侯紙

楊震

震父寶年九歲時偶行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所
搏墜于樹下螻蟻困之寶取歸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百
餘日毛羽成縱使飛去其夜夢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
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愛護特獻白環四枚令君子孫

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自震後累世以清白貴顯

蘇章

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多姦贓章行部至將案之乃請太守為設酒肴叙生平甚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吾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文儒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徑正其罪郡吏肅清

吳雄

雄家貧喪母營墓于人所棄地喪事趣辦不問時日有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為廷尉

周舉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每至冬中咸言神靈不樂舉火士民輒一月寒食老幼不堪歲多死者舉為并州刺史乃作書吊子推言盛冬去火殘傷民命非賢者意于以宣示愚民民遂溫食舊俗頓革

良賀

陽嘉中詔舉武猛時推薦者紛然而黃門丞良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賀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

其不終恐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故不敢也時宦寺勢傾中外惟賀清恬退厚遂爲空谷足音

曹娥

孝女曹娥上虞人也其父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于江中溯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尸娥時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未幾抱父尸浮江上縣長度尙奇之塋之江南道旁其弟子邯鄲淳爲之碑蔡邕過而讀之題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

李燮

李固旣忤梁冀被誅幼子燮年才十三固女文姬時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知父遭慘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俄二兄被逮姬疾攜燮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誼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惟君矣成卽將燮東下入徐州界合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陽各異業陰相往來酒家意其非庸人以女妻燮後梁冀誅詔赦忠臣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還鄉時姊弟相見悲感傷人未幾王成卒燮治喪塋追思舊恩每四節爲祠以上賓之禮

梁冀

冀字伯車，鳶肩豺目，洞睛儻盼，口吟舌言，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踘，意錢諸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雞，妻孫壽，色美而性紺忌，能制馭冀，冀甚憚之，冀愛監奴秦官，官太倉令，得出入壽府，壽見官，輒屏御者，託與言事，因私焉，官兼內外寵，威權震赫，刺史二千石，無不趨謁者，扶風人孫奮，富而慳，冀故遺之馬乘，從貨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告之郡縣，認奮母為壽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遂收拷奮，奮兄弟俱死獄，悉沒其貲，至億七千餘萬，是時四方貢獻者，必先輸冀，次進乘輿，冀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俱殫極土木，相誇耀，冀一門，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威行天下，百僚側目，其敗也，帝獨與單超等五人謀之，急發虎賁羽林士三千人圍其第，冀夫婦即日自殺，宗戚無少長皆棄市，當是時事從中發，莫知其故，使者星馳電爍，公卿失其常度，官府市里若鼎沸然，數日乃定。

五行

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
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薄拭目下若啼處也墮馬髻作
一邊折腰步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若齒痛樂不欣欣也
始自梁冀家京都翕然四方皆效之此服妖也熹平
中省內狗冠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
門見者莫不驚恠蓋司徒古之丞相宰相非人在位者
皆如狗故走入其門

馬融

融才高博洽學徒從之遊者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
皆其門下士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
居服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
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朱穆

穆嘗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許人時
宦寺驕橫中侍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璠璣玉匣偶人穆
聞下郡案驗至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
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十人上書訟寃謂穆張理天綱

補綴漏目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罰是使唐帝怒于崇山重華忿于蒼墓也帝得書赦之

鄭元

元家貧耕東萊學徒從者百千黨事起遂杜門不出孔融深敬之屣履造門告高密令為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昔人又稱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又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其以鄭君鄉為鄭公鄉又令廣門衢使可容高蓋號通德門時黃巾賊數萬皆相約不許入其境

蔡邕

邕字伯喈性薦孝母有滯病邕侍左右不解襟帶三年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墓側至野兔馴擾其旁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熹平中邕為中郎校書東觀時六經多訛謬邕奉詔刑定仍自書之碑刻石太學門外邕嘗得罪王智智中常侍王甫弟也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得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木良請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隻時人名曰隻尾琴又嘗告吳人曰

吾昔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
取用果有異音其在陳留有隣人以酒食名比往而三
已酣客有彈琴于屏者邕及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
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覺遽自追問故邕具以告衆
恠之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
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
也斯其爲殺心乎邕莞爾笑曰此足當之矣董卓慕
邕名常辟之邕稱疾不往卓大怒曰吾能族邕不得已
應之卓甚重邕三日間周歷三臺邕于卓多所規諷卓
好自用而于邕頗委聽未幾卓誅邕在王允坐殊不意
言之而嘆允輒勃然作色并收邕付廷尉士大夫力爭
不能得邕遂死獄

唐姬

董卓之廢少帝爲弘農王也置主閣上使郎中令李儒
進醢曰服此可以辟惡王曰吾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
飲儒強之王不得已乃與唐姬飲爲別酒行王悲歌曰
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
延逝將去女兮適幽元因令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

天崩兮后土頽，身為帝兮命天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孰獨兮中心哀。因泣下嗚咽，侍者皆歔歔。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辱吏民，幸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死。姬歸其父家，獻帝為迎置園中，拜弘農王妃。

蓋勳

勳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權恣橫，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謀欲殺正和訪之勳，勳素與正和有讐，或勸勳可因此報勳，曰：乘人之危，非仁。乃諫鵠寢其事，正和喜得免，請勳謝勳，不與見，謂曰：吾時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董卓威權震世，公卿莫敢抗禮，勳獨長揖之。嘗與卓書曰：伊霍權以立功，猶為口實，足下小醜，如何終此賀者在門，吊者在廬，可不慎哉。卓甚恨之。卓嘗與朱雋論兵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于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勳直前曰：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卓笑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改容謝。

董卓

卓為呂布所殺，陳尸于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地。

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後李催郭汜改葬卓
墓日暴風雨迅雷震烈流水入藏漂其棺納之復出如
是者三四

孔融

融字文舉爲北海太守好獎掖后進賓客日盈其門每
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恨矣素與蔡邕善
邕卒有虎賁士貌類邕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
人尙有典刑後與曹操忤枉狀奏融詔棄市

呂布

曹操自將擊布于下邳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
久將軍善戰以步騎出屯于外而宮將餘衆堅守于內
操向將軍宮引兵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于外不
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而惑于妻言不
果用尋見執操謂宮曰公臺平日自謂知有餘今竟
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吾言以至此吾言用未可量
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
理天下者不絕人之親操又曰奈妻子何宮曰霸王之
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徑出不顧操涕泣而斬之

初操之擊布也決沂泗水以灌其城布援絕與麾下登
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布乃
降布見操曰今日已狂天下定矣操曰何故布曰明公
所患不過于布今布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
足定也時劉備在坐布顧謂曰元德卿為坐上客我為
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
乃命緩布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之手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領之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叵信猶記轅門射戟時
否遂被殺

左慈

慈嘗在曹操坐當宴客操曰今日珍羞畧備獨少松江
鱸耳慈曰可得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盤中須臾引
一鱸出一坐皆驚操大笑曰一魚不能周坐客可更得
乎乃更沈餌連引出皆長三尺許操又謂曰喜得魚恨
無蜀中生薑慈曰易致也操恐其近取即曰吾前遣人
到蜀買錦便勅使者增市二端少頃得薑并獲操使報
命及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其時日早晚若符契也
後忤操操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有

見于市者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

衡以高才傲世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陰懷一刺

至刺字湯滅卒無所之孔融薦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

心鄙操屢稱狂病不肯往操懷忿以其才名不欲殺之

聞衡善擊鼓故名為鼓史因大會客閱試音節諸史過

者皆合脫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乃為漁

陽參搗躑躅而前容態特異聲節悲壯直進操前而止

吏訶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衡曰諾于是先解祖衣次釋

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著之畢復參搗而去顏

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我遂送衡于劉表表

不能容送之黃祖祖竟殺之

蔡文姬

文姬名琰邕女博學有才辨尤精音律興平中天下喪

亂為胡騎所獲曹操故與邕善痛其無嗣特遣使以金

璧贖歸作悲憤詩二章詞情淒惋至今傳誦姬先適陳

留董祀没于南匈奴左賢王居十二年生二子操贖歸

仍嫁祀

史漢外國

匈奴

單于頭曼有太子名冒頓後所愛闕氏生少子因欲易
 太子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
 悉射者斬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斬已冒頓以
 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立斬之頃之復以鳴鏑
 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亦復立斬之於是冒頓知左
 右皆可用乃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左右亦隨
 射遂殺頭曼而自立是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
 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左右左右
 曰此匈奴寶馬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
 乎與之東胡以冒頓畏已頃之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
 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怒請兵之冒頓曰奈何與
 人隣國而愛一女子乎取所愛闕氏與之東胡王益驕
 時匈奴與胡間中有棄地千餘里莫居名為甌脫東胡
 乃使使謂曰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
 頓以問左右左右或言予或言不予於是冒頓大怒曰

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言予引諸言予者盡斬之遂上馬
合國中曰后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不為備尋破滅
文帝時冒頓死子稽弼立號老上單于帝時遣宗室公
主為單于闕氏而使宦者中行說傅公主說本不欲行
強之行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說既至遂降單于單
于委任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
不能當漢一郡所以強者徒以衣食異物無仰于漢也
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三則匈奴盡歸于漢
矣于是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
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
美也又教其左右疏記以課其人眾畜物漢遣單于書
牘以尺一寸詞曰皇帝敬問大單于無恙說合單于遣
漢書以尺二寸牘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
于敬問漢皇帝無恙蓋終文帝世多虜患皆說教之也

西南夷

大

文

世

多

虜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
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魍結其外
西自桐師以東北至楛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自雋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笹都最大，自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隴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隴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

大宛

張騫之使月氏也，道經匈奴，匈奴單于留之，凡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能持漢節不失，後與其屬亡西走數十日，至大宛，遂因大宛傳致康居，因康居至大月氏，又因月氏至大夏，初匈奴破月氏，斬其王頭為飲器，漢以月氏仇匈奴，故遣使結好，與其擊匈奴，而月氏頗無意報仇，騫以是留歲餘，不得其要領，尋歸，復為匈奴所得，會匈奴國內亂，騫乃與胡妻俱亡歸，始騫行從者百餘人，去十三歲而歸，存止二人耳。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離宮別觀，頗極望焉。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貴女子，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漢亡卒教鑄焉，得漢黃白金，輒用為器，不為幣。安息在大月氏西，地方數千里，小大數百城，商賈用車船，頗

類中國其用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如新王面以上史記

龜茲

龜茲王與夫人來朝留一年樂漢衣服制度歸國大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一如漢儀外國胡人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前漢書

西域

按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蔥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河有兩源一出蔥嶺東流一出于闐南山下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此西域之問戶也漢戊巳校尉屯其地以下後漢書

夫餘

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北有弱水其域最平敞員柵為城以六畜紀官官有牛加馬加狗加諸號飲食用俎豆亦知揖讓行人無晝夜歌吟不絕其王墓用玉匣漢嘗

預以玉匣付元菀郡王死則迎取去土出名馬赤玉貂
豹大珠如酸棗

挹婁

挹婁古肅慎國在扶餘東北千餘里土出赤玉名貂有
邑落無君長各有大人處于山林之間民人穴居以深
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冬以豕膏塗體厚數分以禦寒夏
則袒裸以尺布蔽前後其人頗不好潔善射弓長四尺
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簇中人即死漢興後屬夫
餘

高句驪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夫餘之南朝鮮之北其言語法則
畧與大餘同而跪拜曳一腳其人潔淨自喜而俗淫暮
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
飾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營送終之
具又別有句驪國

東沃沮

東沃沮在高句驪東東濱大海其俗葬法用大木槨長
十餘丈開一頭為戶人新死先葬之別所俟皮肉盡乃

取骨置擲中，家人皆共一擲，刻木如王，隨死者之數。其者老，言嘗于海中得一布衣，衣形不過中人，而袖長三丈。又于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又云海中有女國，國中無男人，有神井，女子闕之，輒生子。

滅

滅國在高句驪、沃沮、南辰、韓、北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本皆朝鮮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門戶不閉，婦人貞信，飲食以俎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自稱王。漢初大亂，燕趙人數萬口逃難入其地，燕人衛滿乃擊破準而自立。王朝鮮，元朔元年，滅君南閭，始內屬。其俗人死，輒棄舊宅，更造新居。土出錦布，多文豹，有果下馬，海出班魚。

三韓

三韓，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樂浪南，倭北，有五十四國。辰韓在其東，有十二國。與滅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二國。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國其一也。馬韓最大，土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以土作室，形如塚，開戶在上，不知跪拜，不費金寶。錦

綺不知騎乘牛馬，惟重嬰珠以綴衣，及懸之頸，垂之耳。其壯勇有力者，輒以繩貫春皮，縋以大木，嚙呼爲健。辰韓，或名秦韓，耆老言其失爲秦之小人，避苦役者居此。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各國以鐵爲貨，兒初生，欲其頭扁，皆押之以石。弁辰俗與韓辰同，以近倭，故多文身者。

倭

倭在三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通于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去樂浪萬二千里，大約在會稽海東，與珠崖儋耳近。土出白珠青玉，山有丹土，無牛馬羊鵲，無虎豹，矢以骨爲簇，男子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次。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竝丹朱粉，身如中國之用粉也。飲食以手，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壽百歲餘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亦不減二三。女不淫不妬，渡海則推一人，名曰持衰，令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行吉則資金帛，遭患卽殺之。建武中，遣使朝貢，使人自稱大

夫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能以妖術惑眾遂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一男子給飲食傳教令自女王國南四千里有侏儻國人長三四尺自侏儻東南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驛使所傳極于此中國之田餘也

南蠻即今長沙武陵蠻也其君長有印綬冠獬皮冠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婁徒其俗男女同川而浴其西則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以為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娶妻美則以讓其兄大約秦所置南海桂林象郡漢之南粵九真皆其地

板楯蠻

板楯蠻者南蠻中一種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嘗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殺千餘人昭王募能殺虎者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為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填田不租十妻不算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漢高祖既定秦盡復

其賦役閭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喜歌舞高祖嘗
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命樂人習之是為巴渝舞

夜郎

夜郎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中有號
聲剖之得一男兒歸養之長有武才自立為夜郎侯以
竹為姓元鼎六年置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印綬
尋見殺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神之求為立後
太守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
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其地最貧有桃根木可以為麩
百姓資之桓帝時郡人尹珍者自以荒裔不知學問入
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教授于是南
域始有學

滇

滇王者莊躒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其地為益州郡後
數年復并昆明地悉以屬之郡有池周圍二百餘里水
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土平敞多
出鸚鵡孔雀有魚鹽金銀畜產之富俗尚豪俠官其地
者皆富及累世肅宗時有神馬四匹出滇池

哀牢

哀牢國建武中其王賢栗遣兵乘箛船南下江漢擊鹿
芟鹿芟弱為所獲天忽震雷飄風狂雨水為逆流翻涌
二百餘里箛船皆沒哀牢之眾溺死無數賢栗怒復遣
其六王將萬人合攻鹿芟與戰盡殺其六王哀牢人埋
六王虎復出其尸食之于是眾驚懼引去賢栗惶恐謂
其國人曰吾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芟而被天誅
中國其有聖王乎遂求內附光武封之土沃美其產有
芻蕘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又有梧桐華織
以為布幅廣五尺純白不受垢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
濮竹又有光珠琥珀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猩
猩之屬雲南縣又有神鹿二能食毒草

邛都

邛都夷武帝所開置邛都縣未幾而地忽陷為汙澤因
名邛池南人以為邛河又改名越雋郡相傳其國有禺
同山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出見又有祚都夷亦武
帝所開其俗言語多好譬喻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
居焉山圖仙人各

冉隴

冉隴夷亦武帝所開土氣多寒盛夏冰猶不釋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瓜其邑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于斤毛可為毼出名馬靈羊又有食藥鹿鹿麕有胎者其腸中糞可療毒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鷄猩猩又其地有鹽土煮土為鹽麝羊牛馬食之皆肥

西羌

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後羌有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曾執為奴隸後亾歸秦人追之急藏巖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者為之蔽火得免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惟以為神遂共推為豪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名之無弋爰劍之曾孫二忍舞忍生九子分九種舞生十七子分十七種羌之盛自此始其後先零抱罕燒當令居三姐之類皆是子孫至百五千種

西夜

西夜國地生白草國人煎以為藥傳箭簇中之即死漢書誤云西夜子合國考子合別有王非一國也又有條

漢書

五三

五

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里，臨西海，海水三面，曲環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土出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卵如甕。

安息

安息國去洛陽二萬五千里，中小城數百，最爲殷盛，其東界又有小安息，和帝時班超嘗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可得度，若風不利，有至二歲者，入海人必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鄉王，生戀慕，英聞之止。永元十三年，王使使獻獅子及條支大鳥。

大秦

大秦國地方數千里，中有四百餘城，王所居城周圍百餘里，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其王日遊一宮，聽政五日，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有言事者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省理，其王無常人，必簡立賢者，國有災異或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廢者不怨，其民頗類中國，故稱大秦。宮室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土多金銀，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璧，黃金塗，火浣

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諸香煎其
汁以爲蘇合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其王嘗欲通
使于漢而安息欲專漢利遮之不得達延熹九年王遣
使道日南徼外始一通焉然所貢無甚珍異疑傳者或
過云或言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于
日所入也從安息繞海北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
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而多猛虎獅子行旅非百
餘人賞兵器不得過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渡語多不
經

天竺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有別城數百城
置長別國數百國置王然皆以身毒爲名土出象犀璠
瑁細布毳毼諸香及石蜜椒薑黑鹽等物明帝嘗夢金
人長項有光明以問羣臣羣臣以爲佛形長丈六尺而
黃金色帝于是遣使問佛法圖其像入中國中國自是
稍稍有奉其道者又有粟弋國國多蒲萄水土美故蒲
萄酒特有名

何奴

單于弟知邪斯王昭君子也昭君字嬀南郡人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昭君既入宮累歲不得見御積悲怨會呼韓邪單于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請之掖庭令求行臨辭五人陛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大驚意欲留之而重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闕氏子嗣位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闕氏

烏桓

烏桓本東胡也漢初冒頓滅其國餘種逃匿保烏桓山因以為號居無常以窮廬為舍門東開向日其人貴少而賤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推一人為大人大人有所名呼則刻木為信無文字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或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為聘婿隨妻還家于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其俗妻後母報寡嫂計謀一聽婦人惟戰鬪事乃自決父子男女相對躡蹠以髡頭為輕便女子至嫁乃養髮其土宜糝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稊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時人死

則歌舞送葬先肥養一犬以絛繩牽之使護死者神靈
歸赤山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遂以爲號俗與烏桓
同惟婚姻則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于饒樂水上飲讌
畢然後配合土有野馬原羊角端牛又有貂豹鱧子皮
毛柔輒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其後種類
漸繁遂爲中國患桓帝時有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
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恠欲殺之妻
言嘗晝行雷震仰天視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安十月而
產此子當有奇異疾不聽棄之妻私收養焉名檀石槐
年十四五勇而有智所向無前諸部落多畏服之因南
掠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
東西萬四千餘里延熹熹平中屢入寇緣邊無不被其
毒槐嘗出行見烏集秦水廣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
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卽東擊倭徙倭千餘家置
秦水上捕魚以給糧食

則命顯

本水一補前

然不始特之國為人善離能明東地與西地手給宋

東西萬國于翁里也魚燕于中與人端終愚無不究其

平十四正夏而首際祖向無前請將落發異顯之國南

言譽畫行雷震而天賦源人其口因谷之委委十日而

手乘則夫下以為合奏黃所亦欲冒隨浪烟見為神

異然對頭為生有澤思顯全世離去公育隆隆顯于

同卦散附個衣說而以率春且大會于對樂水土為

德卑亦東所之支也限為德卑山道以

德卑

德志山

德志山

德志山

德志山

德志山

德志山

德志山

德志山